

从当年美联处前的一瞥……

作者：左东宁

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铁道兵战士，曾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抢修铁路、架设桥梁。由此可知，从小到大，我对美国的看法是什么。七十年代初，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，人们渐渐看到：在隔膜多年的对方面前，慢慢打开了对面的门窗。我对美国的印象，就是由最初开启的“半扇窗户”前的一瞥而改观的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，我骑车路过位于日坛使馆区的美国驻华联络处，随意的看了一眼，看见小楼屋顶新搭建的阁楼上，有个美国小伙子在干活。于是也顺便多看了两眼。就这一看，却让我感到了一种震动——那个美国小伙儿，一脑袋金发，穿了条牛仔裤，光着个板儿脊梁正在刷油漆。他工作极为认真，动作利索，手臂上下挥舞着，而且频率非常地快，快得让人有些眼花缭乱。他似乎把全部的热情都倾入到了他的工作中。让凡是看到他工作的人，都感染到劳动的激情和美好。我几乎看呆了：能那么努力而倾情工作的人，一定也很快乐，生活也会很幸福吧……

看着看着，我突然想到：这是在为“资本家”工作的工人吗？美国的“劳动人民”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他们的工作热情从何而来？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到底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？而同时，同样作为一个工人的我，却越看心里越有些难过—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文革“洗礼”，在受到内外重创的工厂车间，我们又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热情投入地干活了？！

后来，很快中美就建交了，相互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一提起美国，我就会想起那个“狂热”地刷漆的美国小伙儿，他努力工作的样子和旺盛的激情，使我似乎看到了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，也使我多年来对美国看法初步改变了。这种东西是从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府官员，和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东张西望的旅游者身上，所展现不出来的。

随着双方交流的增多，相互了解的渠道和接触也更多了，普通老百姓间的交往也在增多。2002年我退休后，也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——得到了卡特基金会《友谊大军(The Friendship Force)》的邀请，去美国进行文化交流。尤其可喜的是：这次交流有两周是住在普通美国人的家里，和美国的老百姓零距离接触！

当我站在盐湖城机场大厅，忐忑不安地等待我陌生的美国“房东”时，却看见了芭芭拉温柔真诚的眼睛。当她暖和的手握着我的手时，我觉得她就是我曾经相识的朋友。在芭芭拉家里，我用字典和半吊子英语和她随意聊天，说说家中的烦恼和快乐；时不时因为听不

懂或者能听懂而开怀大笑；清晨，我和芭芭拉一起晨跑、一起做家务；晚上，唱着中国的催眠曲，哄着可爱的小孙子 Joshua 睡觉；芭芭拉兴奋的拉着我走遍小镇上的许多人家，把我介绍给她所有的好朋友；我教芭芭拉和她的女儿一起包饺子……看着全家香甜地吃得满嘴流油时，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到了美国田纳西的孟菲斯。看见“房东”安娜的第一印象就是“惊艳”。一个多么优雅的美国南方美人啊！怪不得这片土地能孕育出像《飘》那样的故事。安娜热情率真，老比尔幽默风趣，有时看到墙上比尔留给安娜的有趣的小卡片，常常逗我们乐不可支。我们漂游在密西西比河上，观看两岸的风光，领略美国南方不同于西部的另一种风情；我们一起收拾花园的草坪，隔着篱笆和邻居聊天；一起逛商店，还指手画脚地为安娜的女儿正在装修的房子出主意；周末，我们手拉手的去教堂聚会、唱诗……我觉得我们就是不隔心的真诚朋友。

虽然已经过去了6年，但我常常会想到那些亲爱的朋友——朴实善良的芭芭拉、和热情似火的安娜。有时翻看着照片，仿佛又看到：分别时芭芭拉依依不舍的紧紧拥抱，安娜把亲手做的项链挂在我脖子上时，那含满泪水的蓝眼睛……

前几天看到报纸上说：奥巴马有个中国弟媳，我不禁会心的一笑：我的家人会成为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而你的家人和朋友也已经是我的家人和朋友了。因为我们都住在地球村，这样的事还新鲜吗？